

民國文獻資料編輯叢書

大學學刊周所歷史中山立國語研究全編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周刊全編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編

第八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全編 /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7

ISBN 978 - 7 - 5013 - 4015 - 6

I. ①國… II. ①國 III. ①語言學史—叢刊—中國—民國 IV. ①H0 - 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85105 號

責任編輯：于春媚

ISBN 978-7-5013-4015-6



書名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全編(全八冊)

著者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 nlc. gov. cn (郵購)

Website www. nlcpress. 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325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015 - 6

定價 4500.00 圓

第八冊目錄

第一一二期

| | |
|-----------------------|----|
| 目錄 | 1 |
| 藝術家的蔡邕 沙孟海 | 3 |
| 宋元明清書院概況(二) 曹松葉 | 15 |
| 學術通訊 | |

夏定域—余重耀

第一一三期

| | |
|-----------------------|----|
| 目錄 | 37 |
| 釋莘 胡吉宣 | 39 |
| 宋元明清書院概況(三) 曹松葉 | 41 |
| 舊鈔本老子河上公注跋 狩野直喜 | 68 |

第一一四期

| | |
|-----------------------|----|
| 目錄 | 71 |
| 釋察殺 胡吉宣 | 73 |
| 宋元明清書院概況(四) 曹松葉 | 75 |
| 學術通訊 | |

賀昌群—夏定域

徐文玉—夏定域

第一一五期

| | |
|--|-----|
| 目錄 | 101 |
| 一四九二年以前之美洲文化 Marztha Rutledge Allen 著 夏定域譯 | 103 |
| 宋元明清書院概況(五) 曹松葉 | 110 |

第一一六期

| | |
|------------------------|-----|
| 目錄 | 125 |
| 毛公鼎銘考 林泰輔著 明朝譯 | 127 |
| 本所整理檔案之過去及將來 趙肖甫 | 133 |

附錄

| | |
|-----------------------------|-----|
| 廣西猺山採集隊報告 | 144 |
| 第一一七期 | |
| 目錄 | 153 |
| 釋丙 邵履常 | 155 |
| 四記楊惠之塑像 顧頡剛 | 158 |
| 古史研究第二集自序 衛聚賢 | 167 |
| 學術通訊 | |
| 王庸—夏定域 | 169 |
| 附錄 | |
| 請闢猺山為學術研究所意見書 | 170 |
| 第一一八期 | |
| 目錄 | 177 |
| 五記楊惠之塑像 顧頡剛 | 179 |
| 宋神霄玉清萬壽宮碑 黃仲琴 | 186 |
| 墨學傳布考 李孟楚 | 189 |
| 單騎調查西南民族述略 楊成志 | 192 |
| 梁墓考序 衛聚賢 | 198 |
| 第一一九期 | |
| 目錄 | 201 |
| 戰國秦漢三國人口述略 曹松葉 | 203 |
| 湯征之始地考 張靈瑞 | 214 |
| 本所藏本“周秦名字解故”校錄 夏定域 | 217 |
| 學術通訊 | |
| 聞宥—鍾文亮 | 222 |
| 第一二〇期 | |
| 目錄 | 225 |
| 敦煌石室老子義疏殘卷,本劉進喜疏證 李孟楚 | 227 |
| 五代史書目 夏定域 | 231 |
| 再談闢特勤碑 黃仲琴 | 238 |
| 長興學記校印後記 夏定域 | 242 |
| 毛詩序之背景與旨趣 顧頡剛 | 244 |

學術通訊

| | |
|-------------------------|-----|
| 黃仲琴—劉朝陽 | 246 |
| 第一二一期 | |
| 目錄 | 249 |
| 歐戰前各國社會主義之運動 葛定華 | 251 |
| 阮元明堂論 顧頡剛 | 263 |
| 答商承祚先生評寶蘊樓彝器圖錄 容庚 | 265 |
| 學術界消息 | 367 |
| 書評 | 369 |
| 新刊介紹 | 270 |
| 第一二二期 | |
| 目錄 | 275 |
| 歷史之知識論的研究 蔣徑三 | 277 |
| 天問 顧頡剛 | 284 |
| 宋宣和博古圖錄 商承祚 | 287 |
| 學術通訊 | |
| 聞宥—鄭珮 | 290 |
| 本所消息 | 292 |
| 學術界消息 | 294 |
| 新刊介紹 | 298 |
| 第一二三、一二四期合刊 | |
| 目錄 | 301 |
| 中國史前之幣制 張鳳 | 303 |
| 論康有為辨偽之成績 顧頡剛 | 315 |
| 詩經語詞表 李孟楚 | 317 |
| 何為西方文明 羅素著 王師韞譯 | 326 |
| 本所消息 | 332 |
| 學術界消息 | 334 |
| 書評 | 337 |
| 新刊介紹 | 338 |

| | |
|----------------------------------|-----|
| 第一二五至一二八期合刊(文字專號) | |
| 目錄 | 344 |
| 甲骨文字中×文之研究 聞宥 | 345 |
| 殷虛文字用點之研究 商承祚 | 352 |
| 羅羅文的起源及其內容一般 楊成志 | 362 |
| 中國文字之本質的研究 聞宥 | 376 |
| 隸草書的淵源及其變化 沙孟海 | 415 |
| 爰字說 戴家祥 | 446 |
| 中國古文字裡所見的人形 L. C. Hopkins 著 王師韞譯 | 450 |
| 立字質疑 商承祚 | 482 |
| 關於漢字漢音之日籍目錄 明朝 | 484 |
| 芝加哥博物院殷契攝影記 葉玉森 | 492 |
| 跋 聞宥 | 494 |
| 第一二九至一三二期合刊(雲南民族調查報告 楊成志著) | |
| 目錄 | 500 |
| 第一章 緒論 | 501 |
| 第二章 獨立羅羅 | 527 |
| 第三章 中羅字典 | 546 |
| 第四章 獨立羅羅歌謠集 | 556 |
| 第五章 關於花苗的語言和慣俗一般 | 563 |
| 第六章 關於青苗的語言和慣俗一般 | 566 |
| 第七章 昆明各民族的分析和比較 | 570 |
| 第八章 雲南民族志資料 | 578 |
| 第九章 雲南民間文藝集資料 | 587 |
| 第十章 河口猺人的調查 | 598 |
| 第十一章 安南民俗的資料 | 604 |
| 第十二章 此次收羅的各民族民俗品總登記表 | 609 |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第十集 第一一二期

目 錄

沙孟海：藝術家的蔡邕

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續)

學術通訊

一九三〇年
一月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所增出季刊啟事

本所議決于十九年起，增出季刊一種，以發表語言歷史學方面之研究，除由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同人擔任選述之，所外學者投稿亦極歡迎。

本刊分門如下：

甲 語言學之研究

乙 歷史學之研究

丙 附錄

以上各門，經在他處登載之稿，概不刊入。

本刊年出四期，均於每季之第一個月發行，此外並得隨時增刊專號。

本刊文體，不拘文言白話，但須用新式標點，稿紙函索即寄。

來稿請寄廣州市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輯室。



藝術家的蔡邕

沙孟海

把藝術家三字頭銜加在蔡邕身上，大約不會錯的吧？他雖然也要談經，談政治，也著過國史，然而他對於經的發明和政治的建設是有限的，尤其是他的人格（？），因為失身於董卓，足夠受千餘年來一般人士的指摘了。至於國史，的確是他一生的主要事業，可是現今所流傳的後漢史，被尊為正史的後漢書，和不幸而不得與於正史之列的後漢紀東觀漢紀等等，都不是蔡邕的作品，蔡邕的作品，固然沒有竟稿，但他已竟的部份如十意四十二列傳之類，不知道當時殉了牠的主人節呢，還是他的女兒後來背地默寫出來送呈曹操的四百篇遺書，固然有這幾篇史稿在裡面，而後學不肖，把他失傳了呢？除却以上兩者——其一不多，其一失傳——之外，餘下來的蔡邕，怕都是藝術的人生了嗎？現在將他的藝術分做三部份來說：

一、音樂

『焦尾琴』的故事——見後漢書本傳。

聽琴知有殺心的故事——見同上。

柯亭椽笛的故事——見文士傳。

訪鬼谷所居山的故事——見廣博物志。

『寡女絲』的故事——見賈氏說林。

以上是關於蔡邕音樂的歷史和傳說。原文很長，並且多是一般人所知道的，所以這裏也不具錄。聽到桐木的爆聲，就知道木質之佳而宜於做琴牀；見到竹椽的形狀，就知道這枝竹之好而宜於做笛，並且牢記著竹椽排列的位次；彈琴者見了兩蟲相殺而心有所動，他一聽琴聲就知道有『殺』的關係。諸如此類，都是『久於其道』的藝術家在可能範圍以內所應有的事實，並非神話。最值得注意的，是那訪鬼谷子所

居山的故事。我且把廣博物志的原文，照錄於次：

『蔡邕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嘗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湧，故作流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坐愁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王子師輩，甚異之。』

這個事實，並未怪誕。不要過定要呆板地造出東西南北中五方——合於五行的五種曲來，我們不能不當牠是傳說了。至於『寡女絲』一段話，似乎從柯亭綠竹化出來。況且說近怪誕，所以決不是事實。

蔡邕生平所做關於音樂的文字極多。見存的，有：

琴操二卷

今本蔡中郎集內有：

琴賦三首 彈琴賦一首 諱師賦二首 琴贊一首

除却琴贊本是短章外，餘的都是零簡斷句，沒有成篇。此外還有：

叙樂（見後漢書本傳）

那是完全亡佚了。據馬瑞辰琴操校本序說：『本傳言邕所著有叙樂，而無琴操，而今本琴操及傳注所引皆屬蔡邕。疑琴操即在叙樂中，猶琴道爲新論之一篇耳』。但這也未可確定。

琴操一書，列似五曲，十二操，九引，二十一雜歌，實在是楚辭以後第一部總集，可惜歷來少人注意著。這裡面載的，雖然未必全是周公孔子。及其他春秋士女們自己所作，（這一層，通志樂略中有頗進步的推論）但足見後漢時代已有這麼多的傳說和由傳說而起的種種樂曲。又一方面，也見得蔡邕對於這一門學科之專門。（或說琴操是桓譚做的，也有說是孔衍做的，馬瑞辰已駁正之）蔡邕在當時的確是很負盛名的音樂大家，否則，後漢書爲什麼也說『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呢？原來他的『官運』也從音樂而來。——固然他的早年並未『亨通』——這倒比負鼎飯牛一輩子高尚得多了。

在中國琴學史上，蔡邕當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只可惜他自度的琴曲，一闋也不傳，後生小子，只能於『屈伸低昂，十指如雨』，『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寒耳以惆悵，轅馬蹀足以悲鳴』等等斷句中去想像，博個偶像崇拜的嘲笑而已。他的『琴弟子』，也不很可考。據我所知道的，似乎只有一個顧雍——就是蔡邕說他必有成就而將自己的大名送給他的一個。此外，他的女兒倒是一位『具體而微』的高足，說不定還可以『自稱勝父』。後漢書列女傳說她『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蔡琰別傳云，『年六歲，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一絃」。邕故斷一絃而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可見她對於此道也很有天才。

釋居月琴曲譜錄列叙她所製的曲子，有：

| | | | | | | |
|-----|-------|--------|--------|-----|-----|-----|
| 隴頭 | 幽人折芳桂 | 悲風吟 | 鳳遊春 | 神鳳操 | 望月操 | 雙飛操 |
| 霜鴻引 | 澗底桐 | 巖前桂 | 秋風落葉 | 怡神調 | 金丹熟 | 天女怨 |
| 華池宴 | 對竹吟 | 大胡笳十八拍 | 小胡笳十八拍 | | | |

此外董斯張廣博物志還說她『能為離鸞別鶴之操』。這些話雖然不見得十分可靠，但胡笳十八拍是至今還傳下來的。有人懷疑那十八拍是當時或後代的樂人根據她的悲憤詩而演化出來的，這話也不無理由。（但山谷集云，『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似乎黃庭堅看到過她自己的寫本）總之：無論這些曲子大多數不可靠，甚至於沒一曲可靠，她始終不失為古代唯一的女音樂家。

二、文學

他的文學可分兩部份：一，辭賦；二，金石文學。

漢代多賦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一輩子，都在蔡邕之前，蔡邕又趕不上他們那般賣力。他不會做兩都三都之類類乎『類書』的大文章，只有幾篇述行詠物的小品，而在唯一的古代文學淵藪的文選中，又沒有他的辭賦的地位，（文選只錄蔡邕碑文兩篇）所以，論起辭賦來，他總不是一個主要人物。

說到金石文學，他便是古今來第一手了。文心雕龍說，『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韻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推崇得無以復加。又說，『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鄒庾，辭多枝離，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可見當時做碑文的，無不以蔡邕爲模範。這因爲他的技術特別高明，而後漢立碑之風，又是盛極一時，所以他的作風乃有這麼大的影響。

有人說，金石文是史，不是文學。這話初聽來似乎很有理，其實有些不對。金石文固然是良好的史料，不過牠的本身並非史。我們如要當牠是史，還該經過一番提鍊工作才行。杜大珪徐紘先後所纂輯的名臣琬炎集，清代錢儀吉繆荃孫的正續碑傳集，都只是未經提鍊的史料，不是史。歷史是冷淡的記述，牠的主旨 在於事實的公正；金石文是免不了——不但免不了而且定要有張皇粉飾加醬添油的地方。再就文字的構造上說來：史字從又持中，中是中正的意義。王國維說：『周禮疑義舉要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掌文書者謂之史，以手持簿書也。』（見觀堂集林第六）這固然是不刊之論。但說文並沒有中字以外的第二個中字，可見許慎所說持中的中，一定是中正之中。至少，漢代人對於史的觀念，我們可以於此想見。至於『文』字，象畫紋交叉之形，引申爲文飾之文，又引申爲文學之文。何況金石文是禮貌的作品，當然和那可畏的『簡書』截然不同。我且把蔡邕的碑文摘幾句來看看：

『于時纓綾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郭有道碑）

『栖遲不易其志，簞瓢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在玉石之間。』（琅琊王傳蔡君碑）

『包括道要，致思無形，滌總曆部，織入藝文。藻分葩列，如春之榮。守根據窮，不虛其聲。偉德若茲，惟世之英。』（處士園叔則銘）這是序文，非銘詞。

這般華藻，那裡可算史裁呢？蔡邕自己也說過，『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

有道無愧色耳。』(見郭太傳)可見行稱其文的人的缺乏了。姚思廉梁書，每於諸王功臣傳中夾叙『飾終』的詔書，我們覺得可厭。他實在也不會將史的界說認識清楚。

蔡邕的金石文學，影響到當時或後代的，除却劉勰所舉的孔融孫綽二人外，大有其人。(王劍沈約庾信徐勉乃其最著名者)不但大有其人，而且直到一千幾百年後的清代古文家，(廣義的)也很有人分其瓣香。可是，在這一千幾百年之中，也經過一次巨大的打擊，幾乎把他的文體全軍覆沒了。這個巨大的打擊，受誰影響呢？不消說是中古時代倡過文學革命的——就是蘇軾所捧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了。有了這個關係，所以，我們看到唐宋以後的碑版文字，差不多都是八家的文章，其次是蹩腳的駢文，再沒有蔡邕的氣息了。

說也奇怪，那和蔡邕的文體處於反對地位的韓愈的碑誌文，也會脫不掉蔡邕的調子。請看：

『開元受賜更名，書于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勤飭指誨，以進後生，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始徵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朋遊益附華問，彌大。』(獨孤府君墓誌銘)

『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扶風郡夫人墓誌銘)贊饋二句，是他唱蔡調唱得不好的處所。

此類很多，不勝枚舉。至於他所最賣力的平淮西碑，人們都說他是直接學尚書的，不錯，但他何從知道碑誌文可以用尚書的調子做來，也無非有蔡邕在前做他的嚮導。蔡邕集中如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東鼎銘中鼎銘……不是老早唱過尚書調嗎？

八家派文章的盛行，約有一千年，到了清代，纔有種種不同的文派起來，以與八家派的嫡系桐城派相掎角。而薪火久熄的蔡邕一派金石文學，到那時也重新燃燒起來，達到了相當的熱度。李兆洛，就是做這一派金石文最早的一個。後來王闡運

做得更高興，而幾輩清真自好者流，不屑與一般人士和光同塵，便都不約而同地趨向到這一條路上，自從有清中葉，以至於今，瀏覽所及，頗有其人，不過沒有像桐城湘鄉各派（湘鄉固然無所謂派，但他門人很多，勢力很大）之師弟傳衍風動一時罷了。這一段話是研究金石史或文史者所不易注意到的事，連帶說說，以見蔡邕這一派文體影響之久遠。

三、書法

說到書法，蔡邕又是居於最高的地位。他有一種創體，叫做『飛白』。（見唐張懷瓘書斷）至於八分呢？雖然另一人創作，但他是寫得最專精的一個。據說蔡琰曾說，『臣父造八分時，神受筆法。』蔡琰不見得有這句話吧，因為八分一體，蔡邕之前已有之，（八分無定稱，但如以有波之隸為八分，則景君銘石門頤立石之年，蔡邕還在童幼，如以裴岑為八分，則時代更早）而『神授筆法』，更是怪誕之說。然而後人附會增益，更其離奇。如朱長文墨池編說：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焉。李斯并史籀等用筆勢，喈得之，不踰三日，唯大叫歡喜，若對古人。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理，用筆頗異。當漢代善書者，咸異焉。』

深山……祕書……神授……這都是傳說的舊套，上面說蔡邕音樂一章也有類似的神話，誰肯聽信牠？不過，我們根據這個傳說而推測其背景，當時書學界之崇拜蔡邕，實在了不得，可以斷言。

後漢書蔡邕傳有一段敘他書法的文字，當然比上面所述的可靠得多。他說：

『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馯，韓說，太史令單國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除却太學石經以外，他所寫的碑版，多半無從徵信了。但他是當代的『大手筆』，名公巨卿之死亡，非請他做碑文不可。今本文集裡所有的，如胡廣朱穆橋玄楊秉楊賜

父子等等，凡是在蔡邕的時代死去的，所有碑文，無不是他一手包辦。每一篇還不够，而且連做二三篇，何其鄭重也！至於書寫，雖然沒有明文，我們也可斷言：當時的金石文字，由他書丹的，一定很多；而現今所流傳的漢碑，一定也有不少通數是他的手蹟。不過漢碑體例大都不署撰書者姓名，累得我們無從稽考，（這是漢碑體例不完善處）而宋元以來幾輩金石學者，每見一種漢碑，常要牽強附會到蔡邕身上去，以為是他書丹，這也不為無因吧。茲將見存的漢碑，相傳是蔡邕寫的幾種，列目於次：

州輔碑 永壽二年 蔡邕 24歲

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 33歲

郭有道碑 建寧二年 37歲（此碑只有重刻本）

夏承碑 建寧三年 38歲

魯峻碑 有陰 熹平二年 41歲

熹平石經 熹平四年 43歲（雖是蔡邕所寫）

譙敏碑 中平四年 55歲（此碑只有摹本）

劉熊碑 有陰 無年月

范式碑 魏青龍三年（時代不符，決非蔡邕所寫）

蔡邕書法，一傳於張芝，再傳於鍾繇，三傳於衛恒衛鑠兄妹，四傳於王羲之。

（參看鄭杓書法流傳圖）經過以上幾傳之後，便即由分隸而漫漫地傾向到真草，由金石而漫漫地傾向到簡翰，由碑學而漫漫地傾向到帖學。帖學極盛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再寫分隸了。六朝碑刻雖多，但都不是分隸，和蔡邕關係很微小。所以，晋以後的書家，非二王，即北派；活像唐宋以後的金石文學，非八家，即駢儷。都把蔡邕的面目，改變得絲毫無留。而宋代人雖然頗知道考藏漢碑，但還不能發揮光大，直到清代，纔有人大談起碑學來。後來變本加厲，甚至於要將帖學的地位，根本取消。（康有爲的主張，詳見他所著的書鏡）那些少人過問的蔡邕一派的書體，到那時正是有書皆漢石，無口不華山，多熱鬧呀！清代隸家極多，最好的幾個——如伊秉綏

，鄧琰，幾欲遠接漢魏，回看宋元明各朝人的分隸，簡直是兒戲。你如果沒有書法代降的成見，一定知道我這句話並不過分。這樣說來，蔡邕書體的復興時期，又是在於清代，恰與他的金石文學情形全似，這難道也有連帶的關係嗎？

(附) 蔡邕著作考略

一、集內文

蔡中郎集，據隋唐書經籍志所載，或十二卷，或二十卷，這大約是文字上的錯誤。宋史所載止十卷，不知道重新裝次過呢，還是已有遺佚，那是無從查考了。現在單就可以看到的或自己不會見過而校勘目錄學家所常據引的各本，列一比較表如下：

| 時 代 | 姓 名 | 字 | 郡邑 | 齋閣名 | 卷數 | 篇數 | 備 考 |
|-------|-----|----|----|-----|---------|-----|----------|
| 宋(天聖) | 歐 靜 | 識之 | 平陽 | | 10 | 64 | |
| 明(正德) | 華 堅 | 允剛 | 錫山 | 蘭雪堂 | 10 | 74 | 活字版 |
| 明(嘉靖) | 喬世寧 | 景叔 | 祿羽 | | 6 | 91 | |
| 明(萬歷) | 徐子器 | 成庵 | 東陽 | | 10(附外紀) | 90 | 子器嘗官陳留知縣 |
| 明 | 葉樹廉 | 石君 | | 樸學齋 | | | 藏舊鈔本 |
| 明 | 汪士賢 | | 新安 | | 8 | 91 | 二十家中 |
| 明 | 張 淳 | 天如 | 太倉 | | 2 | 129 | 百三家中 |
| 清(康熙) | 劉嗣奇 | 爾常 | 陳留 | | 6(附補遺) | 94 | 依喬本 |
| 清(咸豐) | 楊以增 | 至堂 | 聊城 | 海原閣 | 16 | 134 | 黃丕烈顧廣圻校 |
| 清(光緒) | 陶敦復 | | 番禺 | 愛廬 | 16 | 134 | 覆楊本 |
| 清 | 嚴可均 | 鐵樵 | 烏程 | | 14(附錄) | | 校補後未刻 |

獨斷二卷，原係單行，百川學海古今逸史漢魏叢書內均有之，喬本始附刻集中。

又集中所有明堂月令論、月令問答兩篇，清蔡雲裁出，與月令章句合刻，總名蔡